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七

唐

代宗皇帝

己酉大歷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懷恩反叛。引回紇入寇。爲助。因憐其功。乃養逆女。

爲公主仍嫁回紇代崇之
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
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
於此哉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

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册以爲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

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

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

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

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于是其眾皆

環晉拜既又相帥南而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

國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數皮歸資言馬之死者

亦計皮而與之直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

中時朔方軍士久居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縣人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爲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戊庚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

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

載爲方略

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西節度使皇甫溫握兵于外以爲援載

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爲鳳翔節度使溫至京師載因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略儼如敵國不大可笑乎乃至還尸賜錢不敢肆諸市朝使憲典肅而炯戒昭益所謂庸懦無能之至矣

以寒食宴貴近于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

字季海。越州人。

爲吏部侍郎。

元載旣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

以賂載。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

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

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秋七月。京畿饑。

代宗欲罷載和泌卽應直
行黜陟論史者乃疑載柄
權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
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
哉蓋彼時紀綱陵替非一
朔一夕之故矣

米斗千錢。

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
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于上忌
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
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
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辛亥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注見前。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

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

二州皆唐置文州今階州文縣是扶州故城在文縣徼外

縣互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

隴泃水隴山相連故曰泃隴則不救梁岷二州注俱見前進兵扶文則寇偪

關輔首尾不瞻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

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爲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

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雖從之然益厭其

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

制書以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屈徐浩妾弟

侯莫陳怱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吏部侍郎薛邕擬怱長安尉怱參臺李栖筠劾奏

其狀上怒浩忿及濟虛邕皆坐貶朝廷稍肅息
音敷美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西安府富平縣

以韓滉字太沖保之子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
滉爲人廉謹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
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
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

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

易四十緡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
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載
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緡
易羸馬糜帑幾數十倍且
緡帛或取諸民江淮織輸
人以爲累白居易所以有
陰山道樂府之刺也今與

哈薩克馬所司得差其
夏竦節均衡之計市直不
及內地三之一而絲織則
令各織造平傳官織事不
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
見此當復云何嘗反其意
次頌以紀之閔通鑑至此
復爲示其梗概俾讀史者
知柔遠大經在挈其綱而
善用之耳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間殺之眾未知所

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于眾中大言曰節

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遂權知畱後遣使言

狀詔以泚爲節度使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爲用及泚爲節度明年八月遣其弟滔將

兵五千詣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癸丑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

字坦途

年十二將士脇以爲帥平僞許之旣而讓

其叔父聶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聶知畱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

字伯陽京兆富人卒

彼時所謂團練監軍孰不知其弊郇模倖狂行市其迹近於惑世誣民代宗率爾召見不察其心之邪正言之是非輒復授衣設館昧於政體矣

初彰爲史思明滑亳二州刺史。自拔歸朝。肅宗以爲滑亳節度使。彰承亂離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二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及是疾亟。遣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臣男建等令勒歸東都私第。尙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秋九月。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蓆裹尸置筐中。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

軍使也。

事見元載傳。餘二十八字。史不傳。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卻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

後魏縣。明改長武。今屬邠。

州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

馬璘亦敗。為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

陳東原吐蕃稍卻。璘乃得還。

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

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恥。渾瑊曰。

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

趣朝那。

注見前。

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

河曲人。

曰。虜

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

即秦

亭。注見前。

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

亦曰百里城。在今平涼府靈臺縣西。返渾

瑊邀之于隘。盡得其所掠。

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

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勢彊十倍願更于諸道各發精

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

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可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

戎州人

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

雨上聞之命徹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爲民請命止於誠福感格而已土龍之法雖創自仲舒繁露卽偶爾倖中亦時

會適然非其術之果可通
神也願以京兆命官同巫
覲猥鄙若此人且非而笑
之尙能邀上蒼鑒佑乎

四聖立祠直逆亂之尤代
宗若以此正言詰責承嗣
豈能抗拒乃諷以毀祠復
加使相甚至以女妻其子
朝堂豈復可問昔東周陵
夷而問鼎請隧猶能折以
聖言此更況而愈下矣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爲築第京

師以待之泚至蔚州

注見前

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興

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畱闕下以弟滔知畱後

許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先是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

諷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慰之已復詔以永樂公主

帝之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至

是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畱後

薛萼帥眾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

承嗣不奉詔。遂陷洛衛二州。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為承

嗣所輕。及承嗣拒命。皆表請討之。于是貶承嗣永州。注見

前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

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奉表請東身歸朝。既而

承嗣遣使說正己。正己按兵不進。初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及是禮而

遣之。復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

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王武俊亦說寶臣釋承嗣。寶臣

于是諸道兵皆不敢進。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擊禽承嗣將盧子期。送京師。上

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勞之。承倩齎詔至。寶臣遣之。百

練承倩詬罵。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尙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

如釋承嗣以為己資。承嗣復遣客結寶臣。同取范陽。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復遣客結寶臣。同取范陽。寶

臣遂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朱滔敗走。
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
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命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
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
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
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
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
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
之。曰。眞神人也。是夜遂襲其軍。戒口取貌如射堂者。滔。
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
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
而退。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
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貴妃獨孤氏卒。

妃以姝豔進。居常專夜。及是卒。追諡貞懿皇后。

上悼念不已。殯

于內殿。累年乃葬。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亦屢爲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詔以靈曜爲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爲汴宋畱後靈曜益

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

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

少游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少游前軍

合與靈曜大戰敗之先是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

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

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

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人本奚將精騎數

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

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靈曜夜遁。

永平將杜如江禽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

非常。璘卒。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表

奏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僇一人。軍府晏然。璘之

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

押牙馬頭治喪事于內。李漢惠接賓客于外。妻妾子孫

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營伍。百

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